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肆 [illegible]

釋僧祐撰

道地経序第一　道安法師

沙弥十慧章句序第二　嚴佛調作

十法句義経序第三　道安法師

三十七品序第四　曇無蘭作

舎利弗阿毗曇序第五　道摽法師

僧伽羅刹経序第六　未詳作者

僧伽羅刹集経後記第七　未詳作者

婆須蜜経序第八　未詳作者

阿毗曇序第九　道安法師

阿毗曇心序第十　未詳作者

阿毗曇心序第十一　慧遠法師

三法度序第十二　慧遠法師

三法度記第十三　出経後記

八揵度阿毗曇根揵度後別記第十四　未詳作者

十四巻鞞婆沙序第十五　道安法師

六十巻毗婆沙序第十六　道挻法師

雜阿毗曇心序第十七　未詳作者

後出雜心序第十八　焦鏡法師

大智釋論序第十九　叡法師作

大智論記第二十　出論後記

大智論抄序第二十一 慧遠法師

道地経序第一 釋道安

夫道地者應真之玄堂升仙之奧室也無本之城杳然難陵矣無為之牆邈然難踰矣微門妙闥少闚其庭者也蓋為器也猶海與行者日酌之而不竭返精者無數而不滿其為像也含和靜泊綿綿若存寂寥無言辯之者幾矣怳惚无行求矣漭乎其難測聖人有以見因華可以成實覩末可以達本乃為布不言之教陳無轍之軌闡止啓觀式成定諦髭彦六雙率由斯路歸精谷神於乎羨矣夫地也者苞潤施毓稼穡以成鏍鐐瓊琛罔弗以載有喻止觀莫近於此故曰道地也昔在衆祐三達遐鑒八音四辯其弈敷化識病而療聲曲難算至如來善逝而大訓絶五百無著邃而靈教乖於是有三藏沙門厥名衆護仰惟諸行布在羣籍俯愍發進不能悉洽祖述衆経撰要約行目其次序以為一部二十七章其於行也要猶人首

與可終身戴不可須臾下猶氣息與可終身通不可須臾閉息閉則命殞

一部二十七章其於行也要猶人首
與可終身戴不可須臾下猶氣息與

可終身通不可須臾閉息閉則命殞
首下則身殪若行者覽去斯法姧軌
之蹊入矣有開士世高者安息王元
子也禪國高讓納万乘位尅明畯德
斂容脩道越境流化爰適此邦其所
傳訓淵微優邃又析護所集者七章
譯為漢文音近雅質敦兮若樸或變
質從文或因質不飾皇矣世高審得
厥旨夫然愛原滅榮莫息馳騁莫究
於止了癡滅達九道見身幻莫首於
觀大聖以是達五根登無漏揚美化
易頹俗莫先於正靡不由茲也真可
謂滅德大業至矣哉行自五陰盡于
成壞則是苦諦滿盡之迹也神足章
者則是禪思五通之要也五十五觀
者則是四非常慶三結之本也人之
處世朦昧未祛濂濂甘色如嚮大穽
由處纖海幽厄九月既生迷遭羅遘
百凶尋旋老死嬰苦万端漂溺五流
莫能自返聖人深見以為苦證遊神
八路長陟永安尊精稽古則逸樂若
此閉情縱欲則酸毒若彼二道顯著
宜顧所從石以濯碎剝堅截對素贊

精深五色炳燦由是論之可不勉哉
予生不辰直皇綱紐絶玁狁猾夏山

此陰情繫欲則醱毒若彼二道懸者宜顧所從石以濯碎剝堅截對素質

精深五色炳燦由是論之可不勉哉予生不辰值皇綱紐絕獫狁猾夏山左蕩沒避難濰濹師殞友折周爰諮謀顧靡所詢時鴈門沙門支曇講鄴都沙門竺僧輔此二仁者聰明有融信而好古冒嶮遠至得與酬酢尋章察句造此訓傳怖權與進者暫可微寤豉鈉畬翼以助隨嵐蟻壟增封嵩岳之頂豈其能益於高猛哉探賾與邈惟八輩難之況末學小子庶幾茲哉然天竺聖邦道岨遼遠幽見碩儒少來周化先哲既逝來聖未至進退狼跋咨嗟涕洟故作章句申己丹赤冀諸神通照我喁喁必枉靈趾燭謬正闕也

沙彌十慧章句序第二　嚴阿祇梨浮調所造

昔在佛世經法未記言出尊口弟子誦習辭約而義博記鮮而妙深佛既泥曰微言永絕猶穀水消渴日月隕墜於是眾賢共使阿難演其所聞凡所著出十二部經其後高明各為注說章句解故或以十數有菩薩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韜弘稽古靡經不綜

愍俗蒙瞽亦以橋梁於是漢邦敷宣

說章句解故或以十數有菩僧者止
自安息字世高韜弘猶古靡經不綜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五丈　檀
慜俗童曚示以橋梁於是漢邦敷宣
佛法凡厥所出數百万言或以口解或
以文傳唯沙弥十慧未聞深說夫十
者數之終慧者道之本也物非數不
定行非道不度其文郁郁其用亹亹
廣弥三界近觀諸身調以不敏得充
賢次學未決聞行未中四凡羅列各
遵和上憂長無過庭善誘之教悲窮
自潸無所繫心於是發憤忘食因閑
靡恩遂作十慧章句不敢自專事喻
眾經上以達道德下以慰己志創奧
崇尚之賢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
以啓曚焉

十法句義經序第三　道安法師

夫有欲之激百轉千化搖蕩成教亦
何得一端乎是故正覺因心所遷即名
為經邪止名正乱止名定方圓隨器
合散從俗隨器故因質而立名從俗
故緣對而授藥立名無常名則神道
矣授藥無常藥則感而通故矣即已
不器又通其故則諸行汜然因法而
結也二三至十存乎其人病有眾衷
以人為目耳辟藥分劑有單有複訴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六丈　極
脉視色授藥緣疾法參相成不其然

結也二三至十存乎其人病有衆
以人為目耳辟藥分劑有單有複訴
出三藏記集卷第十 第八張 超
脉視色授藥緣疾法參相成不其然
乎自佛即幽阿難所傳分為三藏纂
乎前諸部別諸經小乘則為阿含四
行中阿含者數之藏府也阿毗曇者
數之苑藪也其在赤澤碩儒通人不
學阿毗曇者蓋闕如也夫造舟而濟
者其體也安粹數而立者其業也美
是故般若啓卷必數了諸法卒數以
成經斯乃衆經之喉衿為道之樞極
也可不務乎可不務乎於戲前徒不
忘玄數者秋露子也于茲繼武有自
來矣篤斯業者或不成也爰晉土者
世高其雋乃也偉哉數學淵源流清抱
德恵和播馨此域安雖希高迹未由
也已然旋焉周焉滅焉脩焉未墜地
也并一不惑以成積習移志蹈遠移
質緣以高尚欲疲不能也人亦有言
曰聖人也者人情之積也聖由積靡
爐錘之間惡可已乎經之大例皆異
說同行異說者明夫一行之歸致同
行者其要不可相無則行必俱行全
其歸致則同處而不新不新故類至
而不惑俱行故叢萃而不迷也所謂
出三藏記集卷第十 第九張 超
知異知同是乃大通既同既異是謂

其歸致則同處而不新不新故猶至
而不惑俱行故殊趣而不迷也所謂

知異知同是乃大通既同既異是謂
大備也以此察之義焉瘦哉義焉瘦
哉夫玄覽莫美乎同異而得其門者
或冥矣明白莫過乎辯數而入其室
者鮮矣昔嚴調撰十慧章句康僧會
集六度要目每尋其迹欣有寤焉然
猶有闕文行未錄者今抄而第之名
曰十法句義若其常行之注解若昔
未集之貽後同我之倫儻可察焉

三十七品經序第四　沙門竺曇無蘭撰

三十七品者三世諸佛之舟輿聲聞
古佛亦皆乘之而得度三界衆生靡
不載之故經曰大乘道之舉一切度
天人然則三十七品或離或合在一增
四法有四意止四神足無四意斷五
法則有五根五力七法無七覺意八
法而有八等則為五經也依如此比
當應為七經如此則離也而諸經多
合唯一增介耳中阿鋡身意止有安
般出入息事將是行四意止時有亂
意起者執對行藥也又諸經三十
七品文辭不同余因閑暇尋省諸經
撮採事備辭巧便者差次條貫伏其

位使經體不毀而事有異同者得顯
并義又以三[illegible]連之乎[illegible]以具區區四

七品文辭不同餘因除處舉省言絲

撮採事俻辭巧便者差次條貫伏其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六　校

位使經體不毀而事有異同者得顯

于義又以三昧連之乎末以具泥洹四

十品五根中去四禪四諦有目無文

故復屬之於後令始涉者覽之易㝳

不亦佳乎又以諸經之異者注于句

末也

小安般三十七品後則次止觀律法

義次三十七品後次四諦小十二門

後次三向介為泥洹四十品止觀四

諦成道之行不可以相無也是故集

止觀三三昧四禪四諦繫之於三十

七品後欲令行者覽之易見而其行也

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

五字子二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

百二字除後六行八十字不在計中

晉泰元二十一年歲在丙申六月沙

門竺曇無蘭在楊州謝鎮西寺撰

舍利弗阿毗曇序第五　釋道摽

阿毗曇秦言無比法出自八音亞聖

所述作之雖簡成命曲備重微曠濟

神要莫比真祇洹之微風久流之宗

趣然佛後闇昧競執異津或有我有

法或無我有法乖忤純風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九丈　校

有舍利弗玄哲高悟神貫翼從德俗

亞聖名冠來世人以為是非之域夫

遯然佛後闇昧競執異津或有我有
法或無我有法乖忤紌風羣生道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九丈 朴
有舍利弗玄哲高悟神貫翼從德儁
左右智參照來其人以為是非之越大
猷將隱既曰像法任之益滯是以敢
於佛前所聞經法親承即集先巡提
防譏抑邪流助宣法化故其為經也
先立章以崇本後廣演以明義之體
四馬問分也非問分也攝相應分也
厚分也問分者寄言扣擊明夫應會非
問分者假韻嘿通惟宣法相攝相應
分者捻括自他釋非相無厚分者遠
述因緣以彰性空性空彰則反迷至
矣非相無則相與用矣法相宣則邪
觀息矣應會明則極無遺矣四體
圓足二諦義備故稱無比法也此經
於先出阿毗曇雖文言融通而旨格
各異又載自空以明宗極故能取貴
於當時而垂軌於千載明典振於
遠維四衆寧介同仰是使殉有者祛
妄見之惑向化者起即隆之動哲哲
馬故眞宗之貴緒也亹亹馬故歸輪
之所契也此經標明曩代靈液西晞
紌教弥於閻風玄問扇於東嶺惟秦
天王冲資叡聖冥根樹於既往實相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十丈 朴
結於皇極王德應符闡揚三寶闡兹

経教弥於陏風玄問扉於東嶺惟秦
天王冲資叡聖冥根樹於既往實相

結於皇極王德應符闡揚三寶闡茲
典誥夢想思攬雖日悠邈感之愈勤
會天竺沙門曇摩崛多曇摩耶舍等
義學來遊秦王既契宿心相與辯明
経理起清言於名教之域散衆微於
自無之境超超然誠韻外之致悟悟
然覆美稱之實於是詔令傳譯然承
華天哲道嗣聖躬玄味遠流妙度淵
極特體明旨遂讚其事経師本雖闇
誦誠宜謹備以秦弘始九年命書梵
文至十年尋應令出但以経趣微遠
非徒關言所契苟彼此不相悟直委
之譯人者恐津梁之要未盡於善
亭至十六年経師漸閑秦語令自宣
譯皇儲親管理味言意兼了復所向
盡然後筆受即復內呈上討其煩重
領其指歸故令文之者脩飾義之者
綴潤并校至十七年訖若乃文外之功
勝契之妙誠非所階未之能詳並求
之衆経考之諸論新異之美自宣之
於文惟法住之實如有表裏然原其
大體有無兼用微文淵富義旨顯灼
斯誠有部之永塗大乘之靡趣先達

之所宗後進之可仰標以近質綜不

大體有無熱用微文淵富義旨顯灼
斯誠有部之永塗大乘之靡趣先達

之所宗後進之可仰標以近質綜不
及遠情未能已猥參斯典怖感之誠
朓復微序諒望賢哲以知其鄙

僧伽羅刹經序第六　秦言衆護　未詳作者

僧伽羅刹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
七百年生此國出家學道遊教諸邦
至揵陁越土甄陁罽賓王師焉高明
絶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經大道地
經其所集也又著此經憲章世尊自
始成道迄于泥洹行無巨細必因事
而演遊化夏坐莫不曲備雖普燿本
行度世諸經載佛起居至諸爲密今
攬斯經所宿復多矣傳其將終我若
立根得力大士誠不虛者立斯樹下手
授其菓而棄此身使鄰羅延力大爲
之勢無能移余如毛髮也正使就耶
惟者當不燋此菓言然之後便即立
終罽戒王自臨而不能動遂以巨絙
象挽未始能摇即就耶惟炎菓不傷
彛廾兜術與弥勒大士高談彼宫將
積佛處賢劫第八以建元二十年罽
賓沙門僧伽跋澄賫此經本來詣長

安武威太守趙文業請令出爲佛念
爲譯慧嵩筆受正值慕容作難於

賓沙門僧伽跋澄賫此經本來詣長
安武威太守趙文業請令出爲佛念

爲譯慧嵩筆受正值慕容作難於
近郊然譯出不襄余與法和對檢定
之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此年出中
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卷伐
鼓擊析之中而出斯百五卷窮通不
改其恬詐非先師之故迹乎

僧伽羅刹集經後記第七　未詳作者

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賓
比丘僧伽跋澄於長安石羊寺口誦
此經及毗婆沙佛圖羅刹翻譯秦言
未精沙門釋道安朝賢趙文業研覈
理趣每存妙盡遂至留連至二十一
年二月九日方訖且婆須蜜經及曇
摩難提口誦增一阿含并幻網經使
佛念爲譯人念乃學通內外才辯多
奇常疑西域言繁質謂此土好華每
存瑩飾文句滅其繁長安公趙郎之
所深疾窮校考定務在典骨既方俗
不同許其五失胡本出此以外毫不
可差五失如安公大品序所載余既
預衆末聊記卷後使知釋趙爲法之至

婆須蜜集序第八　未詳作者

婆須蜜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名

師子如來也從釋迦文降生鞞提國
爲大婆羅門梵摩渝子名鬱多

婆須蜜集序第八　未詳作者

婆須蜜菩薩大士次繼弥勒作佛名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十三張　經

師子如来也佛釋迦文降生䎡提國
為大婆羅門梵摩瑜子厥名欝多
羅父命覲佛尋侍四月具覩相表威
變容止還白所見父得不還已出家
學改字須蜜佛般涅槃後遊教周妬
國槃奈國高才蓋世奔逸絶塵集斯
經焉於七品為一揵度盡十三揵度
其所集也後四品一揵度訓釋佛偈
也凡十一品十四揵度也該羅深廣
与阿毗曇並興外國傍通大乗特明
盡漏博渉十法百行之能事畢矣
尋之溔然猶滄海之無崖可不謂之
廣乎陟之瞠尒猶崐岳之無頂可不
謂之高乎寶渚極目猷夜光之珎巖
岫舉睞猷天智之玉礊乎富也何過
此經外國升高座者未墜於地也集
斯經已入三昧定如彈指頃神升兜
術弥妬路弥妬路刀利及僧伽羅剎
適彼天宮斯二三君子皆次補處人
也弥妬路刀利者光炎如来也僧伽
羅剎者柔仁佛也玆四大士集乎一
堂對揚權智賢聖嘿然洋洋盈耳
不亦樂乎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秦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十四張　經

建元二十年轉此經一部來詣長安

不亦樂乎西域賓沙門僧伽跋澄以秦

建元二十年轉此經一部來詣長安
武威太守趙政文業者學不猒士也
求令出之佛念譯傳跋澄難陀禘婆
三人執胡本慧嵩筆受以三月五日
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訖胡本十二千
首盧也余與法和對校修飾武威少
多潤色此經說三乘為九品特善修
行以止觀逶十六寂卷每尋上人之
高韻未常不忘臭味也恨闕叡刃之
門𠋫懼失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

阿毗曇序第九　釋道安

阿毗曇者秦言大法也眾祐有以見
道果之至賾擬性形容執乎真像謂
之大也有以道慧之至齊觀如司南
察乎一相謂之法故曰大法也中阿
含世尊責優陁耶曰汝致詰阿毗曇
乎夫然佛以身子五法為大阿毗曇
也（戒定慧名无漏也）佛般涅槃後迦旃延（義第一也）
以十二部經浩博難究撰其大法為一
部八揵度四十四品也其為經也富
莫上焉邃莫加焉要道無行而不由
可不謂之富乎至德無妙而不出可
不謂之邃乎富邃洽備故能微顯闡

幽也其說智也周其說根也密其說

可不謂之冨乎至德無妙而不出可
不謂之邃乎富邃洽備故能微顯闡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十五丈
幽也其說智也周其說根也密其說
禪也悉其說道也具周則二八用各適
時密則二十迭為賓主悉則昧淨適
遊其門具則利鈍各別其所以故為
高座者所咨嗟三藏者所鼓儛也其
身毒來諸沙門莫不祖述此經憲章
鞞婆沙詠歌有餘味者也然乃在大
荒之外葱嶺之表雖欲從之末由見
也以建元十九年罽賓沙門僧迦禘
婆誦此經甚利來詣長安比丘釋法
和請令出之佛念譯傳慧力僧茂筆
受和理其指歸自四月二十日出至十
月二十三日乃訖其人檢校譯人頗
雜義辭龍蛇同淵金鍮共肆者彬彬
如也和撫然恨之余亦深謂不可遂
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而得盡
定損可損者四卷焉至於事須懸解
起盡之處皆為細其下胡本十五千
七十二首盧四十八万二千三百四言秦語十九万五
千二百五十言其人忘因緣一品云言
數可與十門等也周攬斯經有碩人
所尚者三焉以高座者尚其博以盡
漏者尚其要以研機者尚其密密者
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十六丈
龍象翹鼻鳴不造耳非人中之至恬
其孰能與於此也[illegible]

所尚者三焉以高座者尚其博以盡
漏者尚其要以研機者尚其密密者
龍象翹鼻鳴不造耳非人中之至恬
其孰能與於此也要者八忍九斷巨
細畢載非人中之至練其孰能致於
此也博者衆微衆妙六八曲備非人
中之至懿其孰能綜於此也其將來
諸學者遊眹於其中何求而不得乎

阿毗曇心序第十　未詳作者

釋和尚昔在關中令鳩摩羅跋提出
此經其人不閑晉語以偈本難譯遂
隱而不傳至於斷章直云修妬路及
見提婆乃知有此偈以偈撿前所出
又多首尾隱沒互相涉入譯人所不
能傳者褫褫然是以勸令更出以晉
泰元十六年歲在單閼貞于重光其
年冬於尋陽南山精舍提婆自執胡
經先誦本文然後乃譯為晉語比丘
道慈筆受至來年秋復重與提婆校
正以為定本時衆僧上座竺僧根支
僧純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
優婆塞西陽太守任固之為檀越並
共勸佐而興立焉

阿毗曇心序第十一　釋慧遠

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
言管統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

阿毗曇心序第十一　釋慧遠
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十五丈　摺
言管統衆経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
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曰法勝淵識
遠覽極深研機龍潛赤澤獨有其明
其人以為阿毗曇経源流廣大難卒
尋究非贍智宏才莫能畢綜是以探
其幽致別撰斯部始自界品訖于問
論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号之曰
心其頌聲也擬象天樂若雲籥自發
儀形羣品觸物有寄若乃一吟一詠
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情
也情與類遷則聲隨九變而成歌氣
與數合則音協律吕而俱作拊之金
石則百獸率儛奏之管弦則人神同
感斯乃窮音聲之妙會極自然之衆
趣不可勝言者矣又其為経標偈以
立本述本以廣義先弘内以明外譬
由根而尋條可謂美發於中暢於四
枝者也發中之道要有三焉一謂顯
法相以明本二謂定己性於自然三
謂心法之生必俱遊而同感俱遊必
同於感則照數會之相因己性定於
自然則達至當之有極法相顯於真
境則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於三觀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十六丈　摺
則觀玄路之可遊然後練神達思水

自然則達至當之有極法相顯於真
境則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於三觀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十八丈
則觀玄路之可遊然後練神達思水
鏡六府洗心淨慧擬跡聖門尋相因
之數即有以悟無推至當之極動而
入微矣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茲
文味之弥久兼宗匠本正關入神要
其人情悟所參亦已涉其津矣會遇
來遊因請令譯提婆乃手執胡本口
宣晉言臨文誡懼一章三復遠亦實
而重之敬慎無違然方言殊韻難以
曲盡儻或失當俟之來賢幸諸明哲
正其大謬晉太元十六年出

三法度序第十二　釋慧遠法師

三法度經者蓋出四阿含四阿含則
三藏之契經十二部之淵府也以三
法為統以覺法為道開而當名變而
弥廣法雖三焉而類無不盡覺雖一
焉而智無不周觀諸法而會其要辯
衆流而同其原斯乃始涉之鴻漸舊
學之華苑也有應真大人厥号山賢
恬思閑宇智周變通感達識之先覺
愍後蒙之未悟故撰此三法因而名
云自德品暨于所依凡三章九真度
斯其所作也其後有大乘居士字僧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十九丈
伽先以為山賢所集雖辭旨高簡

云自德品聖于所住三章九真度
斯其所作也其後有大乘居士字僧

伽先以為山賢所集雖辭旨高簡
然其文猶經故仍前人章句為之訓
傳演散本文以廣其義顯發事類以
弘其美幽讚之功於斯乃盡自茲而
後道光于世其教行焉於是振錫取
足者仰玄風而高蹈禪思入微者挹
清流而洗心高座談對之士擬之而
後言博識洽有之賓由之而贍聞也
有遊方沙門出自罽賓姓瞿曇氏字
僧伽提婆昔在本國豫聞斯道雅翫
神趣懷佩以遊其人雖不親承二賢
之音旨而諷味三藏之遺言志在分德
誨人不惓每至講論嗟詠有餘遠與
同集勸令宣譯提婆於是自執胡經
轉為晉言雖音不曲盡而文不害意
依實去華務存其本自昔漢興逮及
有晉道俗名賢並參懷聖典其中弘
通佛教者傳譯甚眾或文過其意或
理勝其辭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後來
賢哲若能參通晉胡善譯方言幸復
詳其大歸以裁厥中焉

三法度經記第十三　出經後記

比丘釋僧伽先志願大乘學三藏摩

訶鞞耶伽蘭兼通一切書記此三法
度三品乃具度撰究出此經持此福

三法度經記第十三　出經後記

比丘釋僧伽先志願大乘學三藏摩
阿鞞耶伽蘭煎通一切書記此三法
度三品九真度撰說出此經持此福
祐一切眾生令從苦得安見諦解脫

八犍度阿毗曇根犍度後別記第十四　未詳作者

斯經序曰其人忘因緣一品故闕文
焉近自罽賓沙門曇摩卑闍之來經
客川僧伽禘婆譯出此品八犍度文
具也而卑去八犍度是體耳別有六
足可自百万言卑誦二足今無譯可
出慨恨良深泰元十五年正月十九日
於揚州瓦官佛畓記

鞞婆沙序第十五　十四巻者　釋道安法師

阿難所出十二部經於九十日中佛
意三昧之所傳也其後別其逕至小
乘法為四阿含阿難之功於斯而已
迦栴延子撮其要行引經訓釋為阿
毗曇四十四品要約婉顯外國重之優
波離裁之所由為毗尼與阿毗曇四阿
含並為三藏身毒甚𣃁未墜於地也
其後曇摩多羅剎集修行亦大行於
世也又有三羅漢一名尸陁槃尼二名
達悉三名鞞羅尼撰鞞婆沙廣引聖
證言輙據古釋阿毗曇焉其所引據
皆是大士真人佛印印者也達悉迷
而近煩鞞羅要而近略尸陁最折中

達悉三名鞞羅尸撰鞞婆沙廣引聖
證言輒據古釋阿毗曇焉其所引據
皆是大士真人佛印印者也達悉迷
而近煩鞞羅要而近略尸陁寂折中
焉其在身毒登無畏座僧中唱言何
莫由斯道也其経猶大海與深廣暗
汙千寶出焉猶崐岳與嵬峨幽藹百
珎之藪資生之徒於焉斯在茲経如
是何求而不有乎有秘書郎趙政文
業者好古索隱之士也常聞外國尤
重此経思存想見然乃在崐岳之右
九野之西眇尒絶域末由也已會建
元十九年罽賓沙門僧伽跋澄諷誦
此経四十二處是尸陁槃尼所撰者也
来至長安趙郎飢虛在往求令出焉
其國沙門曇無難提筆受無梵文弗
圖羅刹譯傳敏智筆受為此秦言趙
郎正義起盡自四月出至八月二十
九日乃訖胡本一万一千七百五十
二首盧長五字也凡三十七万六千
六十四言也秦語為十六万五千九百
七十五字経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
十事是釋阿毗曇十門之本而分十
五事為小品迴著前以二十五事為
大品而著後此大小二品全無所損
其後二處是忘失之遺者令第而次
之道朗謂譯人曰尒雅有釋古釋言

五事為小品廻者前以二十五事為
大品而著後此大小二品全無所損
其後二處是忘失之遺者今第而次
之趙郎謂譯人曰尒雅有釋古釋言
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經者多嫌
胡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
也何者傳胡為秦以不閑方言求知
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易
之經之巧質有自来矣唯傳事不盡
乃譯人之咎耳衆咸稱善斯真實言
也遂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遊字時
改倒句餘盡實錄也余欣秦土忽有此
經挈海移岳奄在茲域載玩載詠欲
疲不能遂佐對挍一月四日然後乃知
大方之家富昔見之至夾也恨八九
之年方闚其牖耳願欲求如意珠者必
牢在雖伴勿令不周會若之實者也

鞞婆沙經序第十六 六十卷者 釋道梴作

鞞婆沙者蓋是三藏之指歸九部之
司南司南既準則羣迷革正指歸既
宣則邪輪輟駕自釋迦遷暉六百餘
載時北天竺有五百應真以為靈燭
久潛神炬落耀含生昏喪重夢方始
雖法勝迦旃延撰阿鞞曇以拯頹運
而後進之賢尋其宗致儒墨競搆是
非紛然故乃澄神玄觀搜簡法相造
鞞婆沙抑正衆說或即其殊辨或標

雖法勝迦旃延撰阿毗曇以拯頹運
而後進之賢尋其宗致儒墨競構是
非紛然故乃澄神玄觀搜簡法相造
毗婆沙抑正衆說或即其殊辯或標
之銓評理致淵曠文辭艷傳使西域
勝達之士莫不資之以鏡心鑒之以
朗識而冥瀾潛灑將洽殊方然理不
虛運弘之由人大沮渠河西王者天
懷遐廓標誠沖寄雖迹纏紛務而神
棲玄境用能丘壑廊廟館第林野是
使淵叟投竿巖逸來廷息心昇堂玄
客入室誠詣既著理感不期有沙門
道泰才敏自天沖氣疏朗博關奇趣
遠參異言往以漢土方等既備幽宗
粗暢其所未練唯三藏九部故策冒
嶮遠至葱西綜攬梵文義承高旨并
獲其胡本十万餘偈既達涼境王即
欲令宣譯然懼環中之固將或未盡
所以側席虛衿企矚明勝時有天竺
沙門浮陀跋摩周流敷化會至涼境
其人開悟淵博神懷深邃研味鑽仰
喻不可測遂以乙丑之歲四月中旬
於涼城內苑閑豫宮寺請令傳譯理
味沙門智嵩道朗等三百餘人考文
詳義務存本音除煩即實質而不野
王親屢迴御駕陶其幽趣使文當理
詣片言有寄至丁卯歲七月上旬都

味沙門智嵩道朗等三百餘人考文
詳義務存本旨除煩即實質而不野

王親屢迴知駕陶其幽趣使文當理
詞序言有寄至丁卯歲七月上旬都
訖通一百卷會凉城覆没論湮遐境所
出經本零落殆盡今凉王信向發中
深探幽趣故每至新異悕仰寄聞其
年歲首更寫已出本六十卷令送至
宋臺宣布未聞庶令日新之美敞於
當時福祚之興垂于來葉挺以後緣
得參聽末欣遇之誠竊不自嘿粗列
時事以貽來哲

雜阿毗曇心序第十七 未詳作者

如來泥洹數百年後有尊者法勝於
佛所說經藏之中抄集事要為二百
五十偈号阿毗曇心其後復有尊者
達摩多羅攬其所製以為文體不足
理有所遺乃更搜採衆經復為三百
五十偈補其所闕号曰雜心新舊偈
本凡有六百篇第之數則有十一品
篇号仍舊為稱唯有擇品一品全異
於先尊者多羅復即自廣引諸論數
演其義事無不列列無不辯微言玄
旨於是昭著自茲之後道隆於世涉
學之士莫不寶之以為美談於宋元

嘉三年徐州刺史太原王仲德請外
國沙門伊葉波羅於彭城出之擇品

音於是昭著自茲之後道隆於世涉
學之士莫不寶之以為美談於宋元

嘉三年徐州刺史太原王仲德請外
國沙門伊葉波羅於彭城出之擇品
之半及論品一品有緣事起不得出
竟元嘉八年復有天竺法師名求那
跋摩得斯陀含道善練茲經來遊揚
都更從校定諮詳大義余不以闇短
廁在二集之末輙記所聞以訓章句
庶於攬者有過半之益耳

後出雜心序第十八　焦鏡法師

昔如來泥洹之後於秦漢之間有尊
者法勝造阿毗曇心本凡有二百五
十偈以為十品後至晉中興之世復
有尊者達摩多羅更增三百五十偈
以為十一品号曰雜心十品篇目仍
舊為名唯別立擇品篇以為異耳位
序品次依四諦為義界品直說法相
以擬苦諦行業使三品多論生死之
本以擬習諦賢聖所說斷結證滅之
義以擬滅諦智定二品多說無漏之
道以擬道諦自後諸品雜明上事更
無別體也於宋元嘉十一年甲戌之
歲有外國沙門名曰三藏觀化遊此其

人先於大國綜習斯經於是衆僧請
令出之即以其年九月於宋都長干
寺集諸學士法師雲公譯語法師觀

歲有外國沙門名曰三藏觀化遊此其
人先於大國綜習斯經於是衆僧請
令出之即以其年九月於宋都長干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廿六丈 楊
寺集諸學士法師雲公譯語法師觀
公筆受考校治定周年乃訖鏤以不
才謬豫聽末雖思不及玄而時有淺
解今謹率所聞以示後生至於析中
以俟明哲於會稽始寧山徐支江精
舍撰記

大智釋論序第十九　釋僧叡

夫万有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生變
化兆於物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无
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動於性而
万有陳於外悔悋生於内者其唯邪
思乎正覺有以見邪思之自起故阿
含為之作知滯有之由惑故般若為
之照然而照本希夷津崖浩汗理超
文表趣絶思境以言求之則乖其深
以智測之則失其盲二乘所以顛沛
於三藏新學所以曝鱗於龍門者不
其然乎是以馬鳴起於正法之餘龍
樹生於像法之末正餘易弘故直振
其道風瑩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寄
跡凡夫示悟物以漸又假照龍宮以
朗搜玄之慧託聞幽秘以窮微言之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廿七丈 楊
妙尒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

跡凡夫亦悟物以滯文假照龍宮以
朗搜玄之慧託聞幽秘以窮微言之

妙尒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
路也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其辯
實相也則使妄見之惑不遠而自復
其為論也初辭擬之必標衆異以盡
美卒成之終則舉無執以盡善釋所
不盡則立論以明之論其未辯則寄
析中以定之使靈篇無難喻之章千
載悟作者之旨信若人之功矣有究
摩羅耆婆法師者少播聰慧之問長
集奇拔之譽才舉則亢標万里言發
則英辯榮枯常杖茲論焉淵鏡憑高
致以明宗以秦弘始三年歲次星紀
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秦王
虛衿既已蘊在昔見之心豈徒則悅
而已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
盡則窮年忘惓又以晤言之功雖深
而恨獨得之心不曠造盡之要雖玄
而惜津梁之勢未普遂以莫逆之懷
相與弘兼忘之惠乃集京師義業沙
門命公卿賞契之士五百餘人集於
渭濱逍遙園堂鑾輿佇駕於洪涘
禁禦息警於林間躬攬玄章考正名
於胡本諮通律要坦夷路於來踐經

本既定乃出此釋論論之略本有十
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

禁禦息警於林間躬攬玄章考正名
於胡本諮通律要坦夷路於来踐經
出三藏記集序第十　葉廿八丈四
本既定乃出此釋論論之略本有十
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
言胡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
二得此百卷於大智三十万言玄章
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
之疑以文求之无間然矣故天竺傳
云像正之末微馬鳴龍樹道學之門
其淪滑弱喪矣其故何耶寔由二未
契微邪法用盛虛言與實教並興嶮
徑與夷路爭轍始進者化之而流離
向道者惑之而播越非二匠其孰與
正之是以天竺諸國為之立廟宗之
若佛又稱而詠之曰智慧日已頹斯
人令再曜世昏寢已久斯人悟令覺
若然者真可謂功格十地道侔補處
者矣傳而稱之不亦宜乎幸哉此中
鄙之外忽得全有此論胡文委曲皆
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
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法師
於秦語大格唯識一法方言殊好猶
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
不比之情則不可以託悟懷於文表不
喻之言亦何得委殊塗於一致理固
出三藏記集序第十一　葉廿九丈　梧
然矣進欲停筆爭是則挍競終日卒
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手穿

不比之情則不可以託悟懷於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塗於一致理固然矣進欲停筆爭是則挍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手穿鑿之譏以二三唯案譯而書都不備師幸冀明悟之賢略其文而挹其玄也

大智論記第二十　出論後

究摩羅耆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常安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本禪經戒律百論禪法要解向五十万言并此釋論一百五十万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品是全論其本二品已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以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其廣釋得此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

大智論抄序第二十一　釋慧遠作

夫宗極無為以設位而聖人成其能昏明代謝以開運而感襄合其變是故知嶮易相推理有行藏屈申相感數有往復由之以觀雖冥樞潛應圓景無窮不能均四象之推移一其會通況時命紛謬世道交淪而不深根固蔕寧極以待哉若達開塞之有運時来非由遇則正覺之道不虛凝於物表弘教之情[illegible]

通況時命紛謀世道交淪而不深根
固蔕寧極以待哉若達開塞之有運
時来非由遇則正覺之道不虛凝於
物表而教之情亦漸可識矣有大乘
高士厥号龍樹生于天竺出自梵種
積誠曩代契心在兹接九百之運撫
頽薄之會悲蒙俗之茫昧蹈險跡而
弗悋於是卷陰衡門雲翔赤澤慨文
明之未發思忽躍而勿用乃喟然嘆
日重夜方昏非熒燭之能照雖白日
寢光猶可繼以朗月遂自誓落簪表
容玄服隱居林澤守閑行禪靖慮研
微思通過半因而悟曰聞之於前論
大方無垠或有出乎其外者俄而迴
步雪山啓神明以訴志將歷古仙之
所遊忽遇沙門於巖下請質所疑始
知有方等之學及至龍宮要藏秘典
靡不管綜滯根既拔則名冠道位德
倫三忍然後問九津於重淵朋鱗族
而俱遊學徒如林英彥必集由是外
道高其風名士服其致大乘之業於
兹復隆矣其人以樶若經爲靈府妙
門宗一之道三乘十二部由之而出
故尤重焉然斯經幽奧厥趣難明自
非達學妙得其歸故叙夫體統辯其
深致若意在文外而理蘊於辭輙寄
之賞生没自從以迄討名自問論其

故尤重焉然斯經幽奧厥趣難明旨
非達學妙得其歸故叙夫體統辯其
深致若意在文外而理蘊於辭輙寄
之賓主假自疑以起對名曰問論其
為要也發軫中觀啓或智門以無當
為實無照為宗無當則神凝於所趣
無照則知寂於所行寂以行智則羣
邪莫應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則二諦
同軌玄蹤一焉非夫正覺之靈無法
輪而爭轉孰能振大業於將頹紐遺
網之落緒令微言絶而復嗣玄音輟
而復詠哉雖弗獲與若人並世叩津
關道至於研味之際未嘗不一章三
復欣於有遇其中可以開蒙朗照水
鏡万法固非常智之所辯請略而言
生塗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構於倚伏
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無
推而盡之則知有無迴謝於一法相
待而非原生滅両行於一化映空而
無主於是乃即之以成觀反鑒以求
宗鑒明則塵累不止而儀像可覩觀
深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玄將尋其
要必先於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
可得而言嘗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
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
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
然無生之生謂之去生去生無性因

可得而言嘗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
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

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
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無性因
緣以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
常無非絕有猶火傳而不息夫然則
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爭有無
交歸矣故遊其樊者心不待慮智無
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閑不神
遇以斯通焉識空空之為玄斯其至
也斯其極也過此以往莫之或知又
論之為體位始無方而不可詣觸類
多變而不可窮或開遠理以發興或
導近習以入深或闔殊塗於一法而
弗雜或闢百慮於同相而不分此以
絕夫壘凡之談而無敵於天下者也
尒乃博引衆經以贍其辭暢發義音
以弘其美美盡則智無不周辭博則
廣大悉備是故登其涯而無津挹其
流而弗竭汪汪焉莫測其量洋洋焉
莫此其廣雖百川灌河未足語其辯
矣雖涉海求源未足窮其邃矣若然
者非夫渕識曠度孰能與之潛躍非夫
越名反數孰能與之落漠非夫洞幽
入冥孰能與之沖泊哉有高座沙門字

曰童壽宏才博見智周群籍翫服斯
論佩之弥久雖神悟發中必待感而

一趣名反要歟能與之深淺非夫洞幽
入寔孰能與之沖泊哉有高座沙門字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二十三張　相
曰童壽宏才博見智周羣籍翫服斯
論佩之弥久雖神悟發中必待感而
應于時秦主姚王勸鑠大法招集名
學以隆三寶德洽殊俗化流西域是
使其人聞風而至既達關右即勸令
宣譯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
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為百卷計所遺
落殆過參倍而文藻之士猶以為繁
咸累於博罕既其實辭大義不和雖
味非弥神珠內映雖寶非用信言不美
固有自来矣若遂令正典隱於榮華
玄樸虧於小成則百家競辨九流爭
川方將幽淪長夜背日月而昏逝不
亦悲乎於是靜尋所由以求其本則
知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
應質則疑者衆以質應文則悅者寡
是以化行天竺辭樸而義微言近而
旨遠義微則隱昧無象旨遠則幽緒
莫尋故令翫常訓者牽於近習束名
教者惑於未聞若開易進之路則階
藉有由曉漸悟之方則始涉有津遠
於是簡繁理穢以詳其中令質文有
體義無所越輒依經立本繫以問論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第二十四張
正其位分使類各有屬謹與同止諸
僧共別撰以為集要凡二十卷雖不

玄樸鬪於小成則百家競辨九流爭
川方將幽淪長夜背日月而昏逝不
亦悲乎於是靜尋所由以求其本則
知聖人隨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
應質則疑者衆以質應文則悅者寡
是以化行天竺辭樸而義微言近而
旨遠義微則隱昧無象旨遠則幽緒
莫尋故令翫常訓者牽於近習束名
教者惑於未聞若開易進之路則階
藉有由曉漸悟之方則始涉有津逮
於是簡繁理織以詳其中令質文有
體義無所越輙依經立本繫以問論
正其位分使類各有屬謹與同止諸
僧共別撰以為集要凡二十卷雖不
足增暉聖典庶無大謬如其未允請
俟來哲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